

內觀雜誌第 77 期【2011 年 3 月】

內觀雜誌第 77 期

【本期重點】1，談談臨濟禪法。2《臨濟語錄》。

第 77 期內容：

- 1，談談臨濟禪法。
- 2，《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》，唐慧然集。



談談臨濟禪法

林崇安教授

◎中國佛教的特質在禪，禪宗又以臨濟宗為代表。禪宗是一教法殊勝的內觀法門，然其禪法不離定慧雙運。

○漢地的禪宗，在慧能（638~713）以前是一潛醞時期：

達摩（-530）→慧可（-593）→僧粲（-606）→道信（-651）→弘忍（-675）→慧能（-713）。

○從慧能到臨濟義玄禪師（?~867）是一競起時期，最後形成禪宗五家：臨濟、沩仰、曹洞、雲門、法眼。

【1 臨濟宗】慧能→南嶽懷讓（-744）→馬祖道一（-788）→百丈懷海（-814）→黃檗希運（-850）→臨濟義玄（-866）

【2 沩仰宗】慧能→南嶽懷讓→馬祖道一→百丈懷海→沩山靈祐（-853）→仰山慧寂（-890）

【3 曹洞宗】慧能→行思（-740）→希遷（-790）→惟儼（-834）→曇晟（-841）→洞山良价（-869）→曹山本寂（-901）

【4 雲門宗】慧能→行思→希遷→道悟（-807）→崇信（?）→宣鑑（-865）→義存（-908）→雲門文偃（-949）

【5 法眼宗】慧能→行思→希遷→道悟（-807）→崇信（?）→宣鑑（-865）→義存（-908）→師備（-908）→桂琛（-928）→法眼文益（-958）

【臨濟前之傳承】

(1) 慧能與懷讓禪師

懷讓禪師，金州杜氏子也，初謁嵩山安國師，安發之曹溪參叩。讓至，禮拜。

師曰：甚處來？曰：嵩山。

師曰：甚麼物，恁麼來？曰：說似一物即不中。

師曰：還可修證否？曰：修證即不無，污染即不得。

師曰：只此不污染，諸佛之所護念；汝既如是，吾亦如是。

(2) 黃檗與臨濟禪師（?~867）

義玄禪師 = 慧照禪師 = 臨濟禪師。

臨濟義玄禪師是唐代曹州(河南)南華人，俗姓邢，出家受戒後，研習戒律和經論，不久決心到他處參禪。後得黃檗希運禪師(?~850)印可。義玄禪師於854年，到河北鎮州的臨濟院弘法。義玄禪師的機鋒峭峻，以叱喝等顯大機用，別成一家，後世稱作臨濟宗。義玄禪師入滅後敕諡「慧照禪師」。

義玄禪師的嗣法者有興化存獎、三聖慧然等二十二人。三聖慧然編有《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》，簡稱《臨濟語錄》。臨濟宗門風興隆，成為禪宗五家中最盛行的一派。

【臨濟義玄禪師的悟道因緣】

臨濟禪師參學時，在黃檗禪師處隨眾參侍，行業純一。當時的首座是睦州，見而歎道：「雖是後生，與眾有異。」

有一天睦州首座問他：「上座在此多少時候了？」

臨濟答：「三年。」

首座問：「曾經參問過堂頭和尚嗎？」

臨濟答：「不曾參問，不知問個什麼？」

首座說：「何不問和尚：如何是佛法的大意？」

臨濟便去問。問聲未絕，黃檗便打。

臨濟回來，首座問：「問話作麼生？」

臨濟答：「我問聲未絕，和尚便打，我不會。」

首座說：「但更去問。」

臨濟又去問，黃檗又打。

如是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，遂向首座告辭說：「幸蒙慈悲引導向和尚問法，但是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，自恨障緣，不領深旨。今且辭去，到他處行腳參訪。」

首座說：「汝若要離去，須辭和尚去。」臨濟禮拜退。

首座先到黃檗處說：「這問話的上座，雖是後生，甚是如法，若來辭時，方便接引，以後成一株大樹，與天下人作覆蔭。」

臨濟來辭黃檗，黃檗說：「不須往別處去，你只往高安灘頭的大愚處去參，必為你說。」

臨濟到大愚處，大愚問：「什麼處來？」

臨濟答：「黃檗處來。」

大愚問：「黃檗有何言句？」

臨濟答：「我三度問佛法大意，三度被打。不知我有過、無過？」
大愚說：「黃檗恁麼老婆心切，為你得徹困，更來這裏問有過、無過？」

臨濟於言下大悟，說道：「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。」

大愚掐住說：「你這尿床鬼子！適來說有過、無過，如今卻說黃檗佛法無多子。你見個什麼道理？速道！速道！」

臨濟於大愚肋下築三拳，大愚拓開說：「汝師黃檗，非干我事。」
臨濟辭大愚，卻回黃檗。

黃檗見了便問：「這漢來來去去，有什麼了期？」

臨濟答：「只為老婆心切，便人事了。」

臨濟侍立，黃檗問：「什麼處去來？」

臨濟答：「昨奉和尚慈旨，令參大愚去來。」

黃檗問：「大愚有何言句？」

臨濟便舉述前話。

黃檗說：「這大愚老漢來，待痛與打一頓。」

臨濟答：「說什麼待來，即今便喫打。」隨後便掌。

黃檗說：「這瘋癲漢卻來這裏捋虎鬚。」

臨濟便喝。

黃檗喚侍者說：「引這瘋癲漢參堂去！」

以上是臨濟義玄禪師悟道的因緣。

◎有一天，師栽松次，黃蘗問：「深山裏栽許多作什麼？」

師云：「一與山門作境致，二與後人作標榜。」

道了將鑿頭打地三下。【鑿音決，大鋤頭也】

黃蘗云：「雖然如是，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。」

師又以鑿頭打地三下，作噓噓聲。

黃蘗云：「吾宗到汝大興於世。」

【禪思維】

- (1) 你有缺少什麼？你為何外求？
- (2) 只和佛性為伍。

引據（壇經）：

1 善知識！菩提自性，本來清淨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

- 2 人雖有南北，佛性本無南北。
- 3 迷時師度，悟了自度。度名雖一，用處不同。
- 4 不思善，不思惡，正與麼時，那箇是明上座本來面目？
- 5 時有風吹幡動。一僧云：風動。一僧云：幡動。議論不已。能進曰：不是風動，不是幡動，仁者心動。
- 6 善知識！菩提般若之智，世人本自有之。只緣心迷，不能自悟，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。當知愚人、智人，佛性本無差別，只緣迷悟不同，所以有愚、有智。
- 7 善知識！凡夫即佛，煩惱即菩提。前念迷即凡夫，後念悟即佛。前念著境即煩惱。後念離境即菩提。
- 8 若聞悟頓教，不教外修，但於自心，常起正見，煩惱塵勞常不能染，即是見性。
- 9 善知識！不悟，即佛是眾生；一念悟時，眾生是佛。故知萬法，盡在自心，何不從自心中頓見真如本性？

《臨濟語錄》說：

- (1) 山僧無二法與人，只是治病解縛。爾取山僧口裏語，不如休歇無事去。你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，便與祖佛不別。
- (2) 爾若欲得生死去住，脫著自由，即今識取聽法底人，無形無相、無根無本、無住處，活撥撥地，應是萬種施設，用處祇是無處，所以覓著轉遠，求之轉乖，號之為祕密。
- (3) 大德！覓什麼物？現今目前聽法無依道人，歷歷地分明，未曾欠少，爾若欲得與祖佛不別，但如是見，不用疑誤，爾心心不異，名之活祖。心若有異，則性相別，心不異故，即性相不別。
- (4) 夫如真學道人，並不取佛，不取菩薩、羅漢，不取三界殊勝，迴無獨脫，不與物拘，乾坤倒覆，我更不疑。十方諸佛現前，無一念心喜；三塗地獄頓現，無一念心怖，緣何如此？我見諸法空相，變即有，不變即無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所以夢幻空花，何勞把捉？

◎上述直指當下本心的禪風，其源流來自《六祖壇經》：

「諸善知識！汝等諸人自心是佛，更莫狐疑。外無一物而能建立，皆是本心生萬種法，故經云：『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』。」

【臨濟禪法的特色】

(1) 道流！如禪宗見解，死活循然。參學之人，大須子細！如主客相見，便有言論往來，或應物現形，或全體作用，或把機權喜怒，或現半身，或乘師子，或乘象王。

A 如有真正學人，便喝，先拈出一箇膠盆子。善知識不辨是境，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。學人便喝，前人不肯放，此是膏肓之病，不堪醫，喚作客看主。

B 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，隨學人問處即奪；學人被奪，抵死不放，此是主看客。

C 或有學人，應一箇清淨境，出善知識前；善知識辨得是境，把得拋向坑裏，學人言：大好！善知識即云：咄哉！不識好惡。學人便禮拜，此喚作主看主。

D 或有學人，披枷帶鎖，出善知識前。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。學人歡喜。彼此不辨，呼為客看客。

大德！山僧如是所舉，皆是辨魔揀異，知其邪正。

(2) 大德！動與不動是二種境，還是無依道人用動、用不動。

如諸方學人來，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：

如中下根器來，我便奪其境，而不除其法。

或中上根器來，我便境、法俱奪。

如上上根器來，我便境、法、人俱不奪。

如有出格見解人來，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，不歷根器。

◎臨濟義玄禪師接引學人採用的方式有四料簡、四賓主、金剛王寶劍、踞地獅子等，宋智昭（1188）編刊的《人天眼目》說：

- 1、四料簡者：中下根人來，奪境不奪法；中上根人來，奪境奪法不奪人；上上根人來，人境兩俱奪；出格人來，人境俱不奪。
- 2、四賓主者：師家有鼻孔，名主中主；學人有鼻孔，名賓中主。師家無鼻孔，名主中賓；學人無鼻孔，名賓中賓。
- 3、金剛王寶劍者：一刀揮盡一切情解。
- 4、踞地獅子者：發言吐氣，威勢振立，百獸恐悚，眾魔腦裂。

◎以下舉出《臨濟語錄》的一些公案作說明。

(1) 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便喝，僧禮拜。

師云：這箇師僧，卻堪持論。
問：師唱誰家曲？宗風嗣阿誰？
師云：我在黃蘗處，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。
僧擬議，師便喝，隨後打云：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也。

(2) 上堂，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豎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師便打。

又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亦豎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師亦喝。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
師乃云：大眾！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，我二十年在黃蘗先師處，三度問佛法大意，三度蒙他賜杖，如蒿枝拂著相似，如今更思得一頓棒喫，誰人為我行得？

時有僧出眾云：某甲行得。

師拈棒與他，其僧擬接，師便打。

(3) 有定上座到參，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下繩床，擒住與一掌，便托開。定佇立。

傍僧云：定上座何不禮拜？

定方禮拜，忽然大悟。

(4) 問：如何是西來意？

師云：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

云：既無意，云何二祖得法？

師云：得者是不得。

云：既若不得，云何是不得底意？

師云：為爾向一切處馳求，心不能歇，所以祖師言：咄哉丈夫！將頭覓頭。爾言下便自回光返照，更不別求，知身心與祖佛不別，當下無事，方名「得法」。

(5) 師問僧：什麼處來？僧便喝，師便揖坐。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
師見僧來，便豎起拂子。僧禮拜，師便打。

又見僧來，亦豎起拂子。僧不顧，師亦打。

◎由以上實例可以看出，臨濟義玄禪師的機鋒峻烈，接引學人單刀直

入，入處痛快，凡僧有問，或喝破，或擒住，或拓開等，接化熱辣，掃除情見，直接省悟。唯悟後滌除習性，仍須長期努力。五家中此宗流傳最廣最久，實來自其獨特的宗風。

【臨濟後期傳播】

【1】漢地臨濟宗法脈

a 臨濟義玄(-866)……→石霜 (-1039) →黃龍慧南(-1069)【黃龍派】

b 臨濟義玄(-866)……→石霜 (-1039) →楊岐方會(-1049)【楊岐派】→白雲→五祖→圓悟→大慧宗杲 (-1163)

◎虛雲禪師(1839-1959)為近代禪宗泰斗，傳承鼓山曹洞，兼嗣臨濟，中興雲門，匡扶法眼，延續為仰，以一身而繫五宗法脈：

(1) 臨濟宗 1 臨濟義玄→42 鼓山妙蓮覺華→43 虛雲性徹→44 如，柏林寺淨慧本宗；南華寺本煥。

○臨濟正宗 54 德清演徹(虛雲)→55 佛慧寬印→56 靈源宏妙(1902-1988)→57 如，知剛惟柔(聖嚴)。

(2) 曹洞宗 1 洞山良价→46 鼓山鼎峰耀成→47 虛雲古岩→48 如，柏林寺淨慧復性。

(3) 為仰宗 1 為山靈佑→7 興陽詞鐸→→8 虛雲德清→9 如，柏林寺淨慧宣道。

(4) 雲門宗 1 雲門文偃→11 己庵深淨→→12 虛雲演徹→13 如，柏林寺淨慧妙宗。

(5) 法眼宗 1 法眼文益→7 祥符良慶→→8 德清虛雲→9 如，柏林寺淨慧本性。

【2】日本禪宗法脈

1187年，日僧明庵榮西來華學臨濟宗黃龍派禪法，歸國後1202年創建京都建仁寺。

1246年，南宋蘭溪道隆禪師至日本傳臨濟宗楊岐派禪法，1253年創建鎌倉建長寺。

鎌倉圓覺寺鈴木大拙(1870-1966)把禪宗介紹到西方，起大作用。

【3】韓國臨濟宗法脈

元代韓國普愚(1301-1382)和慧勤懶翁(1320-1376)來華，兩人均

是臨濟宗第 20 代傳人，是朝鮮臨濟宗的始祖。傳至西山清虛禪師（1520-1604）後經歷三百年黑暗時期。近代韓國臨濟宗復興者鏡虛（1849-1912）→滿空（1871-1946）→惠菴（1886-1985）→牟峰禪師（1943-）。漢人慧忠禪師（1951-）承接此臨濟禪法。

【公案舉例】

宋代無門慧開（1183-1260）的《禪宗無門關》：

第一則、趙州狗子

趙州和尚因僧問：「狗子還有佛性也無？」州云：「無！」

第七則、趙州洗鉢

趙州因僧問：「某甲乍入叢林，乞師指示。」州云：「喫粥了也未？」

僧云：「喫粥了也。」州云：「洗鉢盂去！」其僧有省。

第十八則、洞山三斤

洞山和尚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山云：「麻三斤！」

第二十一則、雲門屎橛

雲門因僧問：「如何是佛？」門云：「乾屎橛！」

第三十七則、庭前柏樹

趙州因僧問：「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」州云：「庭前柏樹子。」

《鎮州臨濟慧照禪師語錄》

唐慧然集

◎府主王常侍，與諸官請師升座。

師上堂云：山僧今日事不獲已，曲順人情方登此座，若約祖宗門下，稱揚大事，直是開口不得，無爾措足處。山僧此日以常侍堅請，那隱綱宗，還有作家戰將直下展陣開旗麼？對眾證據看。

○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便喝，僧禮拜。

師云：這箇師僧，卻堪持論。

問：師唱誰家曲？宗風嗣阿誰？

師云：我在黃蘗處，三度發問，三度被打。

僧擬議，師便喝，隨後打云：不可向虛空裏釘橛去也。

○有座主問：三乘十二分教豈不是明佛性？

師云：荒草不曾鋤。

主云：佛豈賺人也？

師云：佛在什麼處？

主無語。

師云：對常侍前擬瞞老僧，速退！速退！妨他別人諸問。

復云：此日法筵為一大事故，更有問話者麼？速致問來！爾纔開口，早勿交涉也，何以如此？不見釋尊云：法離文字，不屬因、不在緣故。為爾信不及，所以今日葛藤，恐滯常侍與諸官員，昧他佛性。

不如且退。

喝一喝云：少信根人終無了日，久立珍重。

◎師因一日到河府，府主王常侍請師升座。

○時麻谷出問：大悲千手眼，那箇是正眼？

師云：大悲千手眼，那箇是正眼？速道！速道！

麻谷拽師下座，麻谷卻坐。

師近前云：不審。

麻谷擬議，師亦拽麻谷下座，師卻坐。
麻谷便出去，師便下座。

○上堂云：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，常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，未證據者看看。

時有僧出問：如何是無位真人？

師下禪床，把住云：道！道！

其僧擬議，師托開云：無位真人是什麼乾屎橛！

便歸方丈。

○上堂，有僧出禮拜。

師便喝，僧云：老和尚莫探頭好。

師云：爾道落在什麼處？

僧便喝。

○又有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便喝，僧禮拜。

師云：爾道好喝也無？

僧云：草賊大敗。

師云：過在什麼處？

僧云：再犯不容，師便喝。

是日兩堂首座相見，同時下喝。

僧問師：還有賓主也無？

師云：賓主歷然。

師云：大眾要會臨濟賓主句，問取堂中二首座。

便下座。

○上堂，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豎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師便打。

又僧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亦豎起拂子，僧便喝，師亦喝。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
師乃云：大眾！夫為法者不避喪身失命，我二十年在黃蘗先師處，三度問佛法大意，三度蒙他賜杖，如蒿枝拂著相似，如今更思得一頓棒喫，誰人為我行得？

時有僧出眾云：某甲行得。
師拈棒與他，其僧擬接，師便打。

○上堂，僧問：如何是劍刃上事？
師云：禍事！禍事！
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
○問：祇如石室行者踏碓，忘卻移腳，向什麼處去？
師云：沒溺深泉。
師乃云：但有來者不虧欠伊，總識伊來處。若與麼來，恰似失卻；不與麼來，無繩自縛。一切時中莫亂斟酌，會與不會都來是錯，分明與麼道，一任天下人貶剝。久立珍重。

○上堂云：一人在孤峰頂上，無出身之路；一人在十字街頭，亦無向背，那箇在前？那箇在後？不作維摩詰，不作傅大士，珍重。

○上堂云：有一人論劫，在途中不離家舍；有一人離家舍不在途中，那箇合受人天供養？便下座。

○上堂，僧問：如何是第一句？
師云：三要印開朱點側，未容擬議主賓分。
問：如何是第二句？
師云：妙解豈容無著問，漚和爭負載流機。
問：如何是第三句？
師云：看取棚頭弄傀儡，抽牽都來裏有人。

○師又云：一句語須具三玄門，一玄門須具三要，有權有用，汝等諸人，作麼生會？下座。

◎師晚參示眾云：有時奪人不奪境，有時奪境不奪人，有時人境俱奪，有時人境俱不奪。

○時有僧問：如何是奪人不奪境？
師云：煦日發生鋪地錦，瓔孩垂髮白如絲。
僧云：如何是奪境不奪人？

師云：王令已行天下遍，將軍塞外絕煙塵。

僧云：如何是人境兩俱奪？

師云：并汾絕信，獨處一方。

僧云：如何是人境俱不奪？

師云：王登寶殿，野老謳歌。

◎師乃云：

今時學佛法者，且要求真正見解，若得真正見解，生死不染，去住自由。不要求殊勝，殊勝自至。

道流！祇如自古先德，皆有出人底路。如山僧指示人處，祇要爾不受人惑，要用便用，更莫遲疑。如今學者不得，病在甚處？病在不自信處。爾若自信不及，即便忙忙地徇一切境轉，被他萬境回換，不得自由。爾若能歇得念念馳求心，便與祖佛不別。

爾欲得識祖佛麼？祇爾面前聽法底是。學人信不及，便向外馳求。設求得者，皆是文字勝相，終不得他活祖意。莫錯！諸禪德！此時不遇，萬劫千生輪回三界，徇好境掇去，驢牛肚裏生。

道流！約山僧見處，與釋迦不別，今日多般用處，欠少什麼？六道神光未曾間歇，若能如是見得，祇是一生無事人。

大德！三界無安，猶如火宅，此不是爾久停住處，無常殺鬼一剎那間不揀貴賤老少。

爾要與祖佛不別，但莫外求，爾一念心上清淨光，是爾屋裏法身佛，爾一念心上無分別光，是爾屋裏報身佛，爾一念心上無差別光，是爾屋裏化身佛。此三種身是爾即目前聽法底人，祇為不向外馳求，有此功用。

據經論家，取三種身為極則。約山僧見處不然，此三種身是名言，亦是三種依，古人云：身依義立，土據體論，法性身、法性土明知是光影。

大德！爾且識取弄光影底人，是諸佛之本源，一切處是道流歸舍處。是爾四大色身不解說法、聽法，脾胃肝膽不解說法、聽法，虛空不解說法、聽法。

是什麼解說法、聽法？是爾目前歷歷底，勿一箇形段孤明，是這箇解說法、聽法。若如是見得，便與祖佛不別，但一切時中更莫間斷，觸目皆是。祇為情生智隔、想變體殊，所以輪回三界受種種苦。若約山僧見處，無不甚深，無不解脫。

道流！心法無形，通貫十方，在眼曰見，在耳曰聞，在鼻嗅香，在口談論，在手執捉，在足運奔，本是一精明，分為六和合，一心既無，隨處解脫。山僧與麼說，意在什麼處？祇為道流一切馳求，心不能歇，上他古人閑機境。道流取山僧見處，坐斷報化佛頭，十地滿心猶如客作兒，等妙二覺擔枷鎖漢，羅漢辟支猶如廁穢，菩提涅槃如繫驢橛，何以如此？祇為道流不達三祇劫空，所以有此障礙。

若是真正道人，終不如是，但能隨緣消舊業，任運著衣裳，要行即行，要坐即坐，無一念心希求佛果，緣何如此？古人云：若欲作業求佛，佛是生死大兆。

大德！時光可惜，祇擬傍家波波地學禪學道，認名認句，求佛求祖，求善知識意度。莫錯！

道流！爾祇有一箇父母，更求何物？

爾自返照看，古人云：演若達多失卻頭，求心歇處即無事。

大德！且要平常，莫作模樣。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奴，便即見神見鬼，指東劃西，好晴好雨。如是之流，盡須抵債，向閻老前吞熱鐵丸有日。好人家男女，被這一般野狐、精魅所著，便即捏怪，瞎屢生！索飯錢有日在。

◎師示眾云：

道流！切要求取真正見解，向天下橫行，免被這一般精魅惑亂。

無事是貴人，但莫造作，祇是平常，爾擬向外傍家求過覓腳手錯了也。祇擬求佛，佛是名句，爾還識馳求底麼？

三世十方佛祖出來，也祇為求法，如今參學道流，也祇為求法得法始了，未得依前輪回五道。云何是法？法者是心法，心法無形，通貫十方，目前現用。人信不及，便乃認名認句，向文字中求，意度佛法，天地懸殊。

道流！山僧說法說什麼法？說心地法，便能入凡入聖，入淨入穢，入真入俗，要且不是爾真俗凡聖，能與一切真俗凡聖安著名字，真俗凡聖與此人安著名字不得。

道流！把得便用，更不著名字，號之為玄旨。

山僧說法與天下人別，祇如有箇文殊、普賢出來目前，各現一身問法。纔道咨和尚，我早辨了也。老僧穩坐，更有道流來相見時，我盡辨了也。何以如此？祇為我見處別，外不取凡聖，內不住根本，見徹更不疑謬。

◎師示眾云：

道流！佛法無用功處，祇是平常無事，屙屎送尿，著衣喫飯，困來即臥。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，古人云：向外作工夫，總是癡頑漢。

爾且隨處作主，立處皆真，境來回換不得，縱有從來習氣、五無間業，自為解脫大海。

今時學者總不識法，猶如觸鼻羊，逢著物安在口裏，奴郎不辨，賓主不分。如是之流，邪心入道，鬧處即入，不得名為真出家人，正是真俗家人。

夫出家者，須辨得平常真正見解，辨佛辨魔，辨真辨偽，辨凡辨聖，若如是辨得，名真出家。

若魔佛不辨，正是出家人一家，喚作造業眾生，未得名為真出家。祇如今有一箇佛魔同體不分，如水乳合，鵝王喫乳，如明眼道流，魔佛俱打。爾若愛聖憎凡，生死海裏浮沈。

問：如何是佛、魔？

師云：爾一念心疑處是魔，爾若達得萬法無生，心如幻化，更無一塵一法，處處清淨是佛。然佛與魔是染淨二境，約山僧見處，無佛無眾生，無古無今，得者便得，不歷時節，無修無證，無得無失，一切時中更無別法，設有一法過此者，我說如夢如化。山僧所說皆是。

道流！即目前孤明歷歷地聽者，此人處處不滯，通貫十方，三界自在，入一切境差別不能回換，一剎那間透入法界，逢佛說佛，逢祖說祖，逢羅漢說羅漢，逢餓鬼說餓鬼，向一切處游履國土教化眾生，未曾離一念，隨處清淨，光透十方，萬法一如。

道流！大丈夫兒今日方知本來無事，祇為爾信不及，念念馳求，捨頭覓頭，自不能歇，如圓頓菩薩入法界現身，向淨土中厭凡忻聖，如此之流，取捨未忘，染淨心在；如禪宗見解，又且不然，直是現今，更無時節。

山僧說處皆是一期藥病相治，總無實法，若如是見得，是真出家，日消萬兩黃金。

道流！莫取次，被諸方老師印破面門，道：我解禪解道。辯似懸河，皆是造地獄業。

若是真正學道人，不求世間過，切急要求真正見解。若達真正見解圓明，方始了畢。

問：如何是真正見解？

師云：爾但一切入凡人聖，入染入淨，入諸佛國土，入彌勒樓閣，入毘盧遮那法界，處處皆現國土成住壞空。佛出于世，轉大法輪，卻入涅槃，不見有去來相貌，求其生死了不可得，便入無生法界，處處游履國土，入華藏世界，盡見諸法空相，皆無實法，唯有聽法無依道人，是諸佛之母。所以佛從無依生。若悟無依，佛亦無得，若如是見得者，是真正見解。

學人不了，為執名句，被他凡聖名礙，所以障其道眼，不得分明，祇如十二分教，皆是表顯之說，學者不會，便向表顯名句上生解，皆是依倚落在因果，未免三界生死。

爾若欲得生死去住，脫著自由，即今識取聽法底人，無形無相、無根無本、無住處，活撥撥地，應是萬種施設，用處祇是無處，所以覓著轉遠，求之轉乖，號之為祕密。

道流！爾莫認著箇夢幻伴子，遲晚中間便歸無常，爾向此世界中，覓箇什麼物作解脫？覓取一口飯喫補彘過時，且要訪尋知識，莫因循逐樂，光陰可惜，念念無常，羸則被地水火風，細則被生住異滅四相所逼。

道流！今時且要識取四種無相境，免被境擺撲。

問：如何是四種無相境？

師云：爾一念心疑被地來礙，爾一念心愛被水來溺，爾一念心嗔被火來燒，爾一念心喜被風來飄。若能如是辨得，不被境轉，處處用境，東涌西沒，南涌北沒，中涌邊沒，邊涌中沒，履水如地，履地如水，緣何如此？為達四大如夢如幻故。

道流！爾祇今聽法者，不是爾四大能用爾四大。若能如是見得，便乃去住自由，約山僧見處，勿嫌底法，爾若愛聖、聖者、聖之名，有一般學人，向五臺山裏求文殊，早錯了也。

五臺山無文殊，爾欲識文殊麼？祇爾目前用處，始終不異，處處不疑，此箇是活文殊。

爾一念心無差別光，處處總是真普賢。

爾一念心自能解縛，隨處解脫，此是觀音三昧法。

互為主伴，出則一時出，一即三，三即一，如是解得始好看教。

◎師示眾云：

如今學道人且要自信，莫向外覓，總上他閑塵境，都不辨邪正，祇如有祖有佛，皆是教跡中事。有人拈起一句子語，或隱顯中出，便即疑

生，照天照地，傍家尋問，也大忙然。
大丈夫兒莫祇麼論主論賊，論是論非，論色論財，論說閑話過日。
山僧此間不論僧俗，但有來者盡識得伊，任伊向甚處出來，但有聲名文句，皆是夢幻，卻見乘境底人是諸佛之玄旨，佛境不能自稱我是佛境，還是這箇無依道人乘境出來。
若有人出來問我求佛，我即應清淨境出。
有人問我菩薩，我即應慈悲境出。
有人問我菩提，我即應淨妙境出。
有人問我涅槃，我即應寂靜境出。
境即萬般差別，人即不別，所以應物現形，如水中月。
道流！爾若欲得如法，直須是大丈夫兒始得，若萎萎隨隨地，則不得也。
夫如[斯/瓦]噶之器，不堪貯醞酬；如大器者，直要不受人惑，隨處作主，立處皆真。
但有來者皆不得受，爾一念疑，即魔入心。如菩薩疑時，生死魔得便。但能息念，更莫外求，物來則照，爾但信現今用底，一箇事也無。爾一念心生三界，隨緣被境分為六塵，爾如今應用處，欠少什麼？一剎那間便入淨入穢，入彌勒樓閣，入三眼國土，處處遊履，唯見空名。問：如何是三眼國土？
師云：我共爾入淨妙國土中，著清淨衣，說法身佛。又入無差別國土中，著無差別衣，說報身佛。又入解脫國土中，著光明衣，說化身佛。此三眼國土皆是依變。
約經論家，取法身為根本，報化二身為用。
山僧見處：法身即不解說法，所以古人云：身依義立，土據體論，法性身、法性土，明知是建立之法，依通國土，空拳黃葉用誑小兒，蒺藜麥刺，枯骨上覓什麼汁？心外無法，內亦不可得，求什麼物？
爾諸方言道：有修有證，莫錯！設有修得者，皆是生死業。
爾言六度萬行齊修，我見皆是造業。
求佛求法，即是造地獄業。
求菩薩亦是造業。
看經看教，亦是造業。
佛與祖師是無事人，所以有漏有為，無漏無為，為清淨業。
有一般瞎禿子，飽喫飯了，便坐禪觀行，把捉念漏，不令放起，厭喧求靜，是外道法。

祖師云：爾若住心看靜，舉心外照，攝心內澄，凝心入定，如是之流皆是造作。

是爾如今與麼聽法底人，作麼生擬修他、證他、莊嚴他。渠且不是修底物，不是莊嚴得底物，若教他莊嚴，一切物即莊嚴得。爾且莫錯！道流！爾取這一般老師口裏語，為是真道。是善知識不思議，我是凡夫心，不敢測度他老宿，瞎屢生！爾一生祇作這箇見解，辜負這一雙眼，冷噤噤地，如凍凌上驢駒相似，我不敢毀善知識，怕生口業。道流！夫大善知識始敢毀佛毀祖，是非天下，排斥三藏教，罵辱諸小兒，向逆順中覓人。

所以我於十二年中，求一箇業性，知芥子許不可得。

若似新婦子禪師，便即怕趁出院，不與飯喫，不安不樂。

自古先輩，到處人不信，被遞出始知是貴，若到處人盡肯，堪作什麼，所以師子一吼，野干腦裂。

道流！諸方說有道可修，有法可證。爾說證何法？修何道？爾今用處欠少什麼物？修補何處？後生小阿師不會，便即信這般野狐、精魅，許他說事繫縛。

人言：道理行相，應護惜三業始得成佛，如此說者如春細雨，古人云：路逢達道人，第一莫向道，所以言：若人修道道不行，萬般邪境競頭生，智劍出來無一物，明頭未顯暗頭明。

所以古人云：平常心是道。

大德！覓什麼物？現今日前聽法無依道人，歷歷地分明，未曾欠少，爾若欲得與祖佛不別，但如是見，不用疑誤，爾心心不異，名之活祖，心若有異，則性相別，心不異故，即性相不別。

問：如何是心心不異處？

師云：爾擬問早異了也，性相各分。道流莫錯！世出世諸法，皆無自性，亦無生性，但有空名，名字亦空，爾祇麼認他閑名為實，大錯了也。設有皆是依變之境，有箇菩提依、涅槃依、解脫依、三身依、境智依、菩薩依、佛依，爾向依變國土中，覓什麼物？乃至三乘十二分教，皆是拭不淨故紙，佛是幻化身，祖是老比丘，爾還是娘生已否？爾若求佛，即被佛魔攝，爾若求祖，即被祖魔縛，爾若有求皆苦，不如無事。

有一般秃比丘，向學人道：佛是究竟，於三大阿僧祇劫，修行果滿方始成道。

道流！爾若道：佛是究竟。緣什麼八十年後向拘尸羅城雙林樹間，側

臥而死去？佛今何在？明知與我生死不別。

爾言：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是佛。

轉輪聖王應是如來。明知是幻化，古人云：

如來舉身相，為順世間情，恐人生斷見，權且立虛名，
假言三十二，八十也空聲，有身非覺體，無相乃真形。

爾道：佛有六通，是不可思議。

一切諸天神仙、阿修羅、大力鬼亦有神通，應是佛否？道流莫錯！祇如阿修羅與天帝釋戰，戰敗領八萬四千眷屬，入藕絲孔中藏，莫是聖否？

如山僧所舉，皆是業通、依通。

夫如佛六通者不然，入色界不被色惑，入聲界不被聲惑，入香界不被香惑，入味界不被味惑，入觸界不被觸惑，入法界不被法惑。所以達六種色、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皆是空相，不能繫縛此無依道人，雖是五蘊漏質，便是地行神通。

道流！真佛無形，真法無相。

爾祇麼幻化上頭作模作樣，設求得者，皆是野狐精魅，並不是真佛，是外道見解。

夫如真學道人，並不取佛，不取菩薩、羅漢，不取三界殊勝，迴無獨脫，不與物拘，乾坤倒覆我更不疑。十方諸佛現前，無一念心喜；三塗地獄頓現，無一念心怖，緣何如此？我見諸法空相，變即有，不變即無，三界唯心，萬法唯識，所以夢幻空花，何勞把捉？

唯有道流目前現今聽法底人，入火不燒，入水不溺，入三塗地獄如遊園觀，入餓鬼、畜生而不受報，緣何如此？無嫌底法，爾若愛聖憎凡，生死海裏沈浮。煩惱由心故有，無心煩惱何拘？不勞分別取相，自然得道須臾。

爾擬傍家波波地學得，於三祇劫中終歸生死，不如無事向叢林中床角頭交腳坐。

道流！如諸方有學人來，主客相見了，便有一句子語，辨前頭善知識，被學人拈出箇機權語路，向善知識口角頭攏過，看爾識不識？

爾若識得是境，把得便拋向坑子裏，學人便即尋常，然後便索善知識語，依前奪之：

學人云：上智哉！

是大善知識，即云：爾大不識好惡！

如善知識把出箇境塊子，向學人面前弄，前人辨得下下作主，不受境

惑。

善知識便即現半身，學人便喝。

善知識又入一切差別語路中擺撲，學人云：不識好惡，老禿奴！

善知識歎曰：真正道流！

如諸方善知識不辨邪正，學人來問菩提、涅槃、三身境界。瞎老師便與他解說，被他學人罵著，便把棒打他，言：無禮度。自是爾善知識無眼，不得嗔他。

有一般不識好惡禿奴，即指東劃西，好晴好雨，好燈籠露柱，爾看眉毛有幾莖？這箇具機緣，學人不會，便即心狂。

如是之流，總是野狐、精魅、魍魎。被他好學人啞啞微笑，言：瞎老禿奴！惑亂他天下人。

道流！出家兒且要學道，祇如山僧，往日曾向毘尼中留心，亦曾於經論尋討，後方知是濟世藥，表顯之說；遂乃一時拋卻，即訪道參禪。後遇大善知識，方乃道眼分明，始識得天下老和尚，知其邪正。不是娘生下便會，還是體究練磨，一朝自省。

道流！爾欲得如法見解，但莫受人惑，向裏向外逢著便殺！逢佛殺佛，逢祖殺祖，逢羅漢殺羅漢，逢父母殺父母，逢親眷殺親眷，始得解脫，不與物拘，透脫自在。如諸方學道流，未有不依物出來底。

山僧向此間從頭打，手上出來手上打，口裏出來口裏打，眼裏出來眼裏打，未有一箇獨脫出來底，皆是上他古人閑機境。

山僧無一法與人，祇是治病、解縛。

爾諸方道流！試不依物出來，我要共爾商量！十年五歲並無一人，皆是依草附葉、竹木精靈、野狐精魅，向一切糞塊上亂咬。瞎漢！枉消他十方信施，道：我是出家兒。作如是見解。

向爾道：無佛無法、無修無證，祇與麼傍家擬求什麼物？瞎漢！頭上安頭，是爾欠少什麼？

道流！是爾目前用底，與祖佛不別，祇麼不信便向外求，莫錯！向外無法，內亦不可得，爾取山僧口裏語，不如休歇無事去。已起者莫續，未起者不要放起，便勝爾十年行腳。

約山僧見處，無如許多般，祇是平常著衣、喫飯，無事過時。

爾諸方來者，皆是有心，求佛求法，求解脫，求出離三界。

癡人！爾要出三界什麼處去？佛祖是賞繫底名句，爾欲識三界麼？不離爾今聽法底心地，爾一念心貪是欲界，爾一念心瞋是色界，爾一念心癡是無色界，是爾屋裏家具子。

三界不自道我是三界，還是道流目前靈靈地照燭萬般酌度世界底人，與三界安名。

大德！四大色身是無常，乃至脾胃、肝膽、髮毛、爪齒，唯見諸法空相，爾一念心歇得處，喚作菩提樹。

爾一念心不能歇得處，喚作無明樹。

無明無住處，無明無始終，爾若念念心歇不得，便上他無明樹，便入六道、四生，披毛戴角。

爾若歇得，便是清淨身界，爾一念不生，便是上菩提樹，三界神通變化、意生化身，法喜禪悅，身光自照，思衣羅綺千重，思食百味具足，更無橫病。菩提無住處，是故無得者。

道流！大丈夫漢更疑箇什麼？目前用處更是阿誰？把得便用，莫著名字，號為玄旨，與麼見得，勿嫌底法，古人云：

心隨萬境轉，轉處實能幽，隨流認得性，無喜亦無憂。

道流！如禪宗見解，死活循然。參學之人，大須子細！

如主客相見，便有言論往來，或應物現形，或全體作用，或把機權喜怒，或現半身，或乘師子，或乘象王。

如有真正學人，便喝，先拈出一箇膠盆子。善知識不辨是境，便上他境上作模作樣。學人便喝，前人不肯放，此是膏肓之病，不堪醫，喚作客看主。

或是善知識不拈出物，隨學人問處即奪；學人被奪，抵死不放，此是主看客。

或有學人，應一箇清淨境，出善知識前；善知識辨得是境，把得拋向坑裏，學人言：大好！善知識即云：咄哉！不識好惡。學人便禮拜，此喚作主看主。

或有學人，披枷帶鎖，出善知識前。善知識更與安一重枷鎖。學人歡喜。彼此不辨，呼為客看客。

大德！山僧如是所舉，皆是辨魔揀異，知其邪正。

道流！寔情大難，佛法幽玄，解得可可地，山僧竟日與他說破，學者總不在意，千遍萬遍腳底踏過，黑沒焮地，無一箇形段，歷歷孤明，學人信不及，便向名句上生解，年登半百，祇管傍家負死屍行，檐卻檐子天下走，索草鞋錢有日在。

大德！山僧說：向外無法。學人不會，便即向裏作解，便即倚壁坐，舌柱上齶，湛然不動，取此為是祖門佛法也，大錯！

是爾若取不動清淨境為是，爾即認他無明為郎主，古人云：湛湛黑暗

深坑，寔可怖畏，此之是也。

爾若認他動者是，一切草木皆解動，應可是道也。所以動者是風大，不動者是地大，動與不動俱無自性，爾若向動處捉他，他向不動處立，爾若向不動處捉他，他向動處立，譬如潛泉魚鼓波而自躍。

大德！動與不動是二種境，還是無依道人用動、用不動。

如諸方學人來，山僧此間作三種根器斷：

如中下根器來，我便奪其境，而不除其法。

或中上根器來，我便境法俱奪。

如上上根器來，我便境法人俱不奪。

如有出格見解人來，山僧此間便全體作用，不歷根器。

大德！到這裏學人著力處不通風，石火電光即過了也。

學人若眼定動，即沒交涉，擬心即差，動念即乖。

有人解者，不離目前。

大德！爾檐鉢囊屎檐子，傍家走求佛求法，即今與麼馳求底，爾還識渠麼？活撥撥地，祇是勿根株，擁不聚、撥不散，求著即轉遠，不求還在目前，靈音屬耳，若人不信，徒勞百年。

道流！一剎那間便入華藏世界，入毘盧遮那國土，入解脫國土，入神通國土，入清淨國土，入法界，入穢入淨，入凡人聖，入餓鬼畜生，處處討覓尋皆，不見有生有死，唯有空名，幻化空花不勞把捉，得失是非一時放卻。

道流！山僧佛法相承，從麻谷和尚、丹霞和尚、道一和尚、廬山拽石頭和尚，一路行遍天下，無人信得，盡皆起謗。

如道一和尚用處，純一無雜，學人三百五百，盡皆不見他意。

如廬山和尚，自在真正順逆用處，學人不測涯際，悉皆忙然。

如丹霞和尚，翫珠隱顯，學人來者皆悉被罵。

如麻谷用處，苦如黃蘗，近皆不得。

如石鞏用處，向箭頭上覓人，來者皆懼。

如山僧今日用處，真正成壞，翫弄神變，入一切境，隨處無事，境不能換，但有來求者，我即便出看渠。渠不識我，我便著數般衣。

學人生解，一向入我言句。

苦哉！瞎禿子無眼人把我著底衣，認青黃赤白。

我脫卻入清淨境中，學人一見便生忻欲。

我又脫卻，學人失心，忙然狂走，言：我無衣。

我即向渠道：爾識我著衣底人否？忽爾回頭，認我了也。

大德！爾莫認衣，衣不能動，人能著衣，有箇清淨衣，有箇無生衣、菩提衣、涅槃衣、有祖衣、有佛衣。

大德！但有聲名文句，皆悉是衣變，從臍輪氣海中鼓激，牙齒敲磕成其句義，明知是幻化。

大德！外發聲語業，內表心所法，以思有念，皆悉是衣。爾祇麼認他著底衣為寔解，縱經塵劫祇是衣通，三界循環輪回生死。不如無事，相逢不相識，共語不知名。

今時學人不得，蓋為認名字為解，大策子上抄死老漢語，三重五重複子裏，不教人見，道是玄旨，以為保重。大錯！瞎屢生！爾向枯骨上覓什麼汁？

有一般不識好惡，向教中取意度商量，成於句義，如把屎塊子向口裏含了，吐過與別人，猶如俗人打傳口令相似，一生虛過也，道：我出家。被他問著佛法，便即杜口無詞，眼似漆突，口如楯檐。如此之類，逢彌勒出世，移置他方世界，寄地獄受苦。

大德！爾波波地往諸方覓什麼物？踏爾腳板闊，無佛可求，無道可成，無法可得。外求有相佛，與汝不相似，欲識汝本心，非合亦非離。道流！真佛無形，真道無體，真法無相，三法混融和合一處，辨既不得，喚作忙忙業識眾生。

問：如何是真佛，真法、真道？乞垂開示。

師云：佛者心清淨是，法者心光明是，道者處處無礙淨光是，三即一，皆是空名，而無寔有。

如真正學道人，念念心不間斷，自達磨大師從西土來，祇是覓箇不受人惑底人，後遇二祖，一言便了，始知從前虛用功夫。

山僧今日見處與祖佛不別，若第一句中得，與祖佛為師，若第二句中得，與人天為師，若第三句中得，自救不了。

問：如何是西來意？

師云：若有意，自救不了。

云：既無意，云何二祖得法？

師云：得者是不得。

云：既若不得，云何是不得底意？

師云：為爾向一切處馳求，心不能歇，所以祖師言：咄哉丈夫！將頭覓頭。爾言下便自回光返照，更不別求，知身心與祖佛不別，當下無事，方名得法。

大德！山僧今時事不獲已，話度說出許多不才淨，爾且莫錯！據我見

處，寔無許多般道理，要用便用，不用便休。祇如諸方說六度萬行以為佛法，我道是莊嚴門、佛事門，非是佛法，乃至持齋持戒，擎油不閃，道眼不明，盡須抵債，索飯錢有日在，何故如此？入道不通理，復身還信施。長者八十一，其樹不生耳，乃至孤峰獨宿，一食卯齋，長坐不臥，六時行道，皆是造業底人，乃至頭目髓腦、國城妻子、象馬七珍，盡皆捨施，如是等見，皆是苦身心故，還招苦果。不如無事，純一無雜，乃至十地滿心菩薩，皆求此道流蹤跡，了不可得，所以諸天歡喜，地神捧足，十方諸佛無不稱歎，緣何如此？為今聽法道人用處無蹤跡。

◎問：大通智勝佛，十劫坐道場，佛法不現前，不得成佛道，未審此意如何？乞師指示。

師云：大通者，是自己，於處處達其萬法無性無相，名為大通。

智勝者，於一切處不疑，不得一法，名為智勝。

佛者，心清淨光明，透徹法界，得名為佛。

十劫坐道場者，十波羅蜜是。

佛法不現前者，佛本不生，法本不滅，云何更有現前？

不得成佛道者，佛不應更作佛，古人云：佛常在世間，而不染世間法。道流！爾欲得作佛，莫隨萬物，心生種種法生，心滅種種法滅。一心不生，萬法無咎。世與出世、無佛無法，亦不現前，亦不曾失。設有者，皆是名言章句，接引小兒施設藥病，表顯名句，且名句不自名句，還是爾目前昭昭靈靈、鑒覺聞知，照燭底安一切名句。

◎大德！造五無間業，方得解脫。

問：如何是五無間業？

師云：殺父、害母、出佛身血、破和合僧、焚燒經像等，此是五無間業。

云：如何是父？

師云：無明是父。爾一念心，求起滅處不得，如響應空，隨處無事，名為殺父。

云：如何是母？

師云：貪愛為母。爾一念心，入欲界中求其貪愛，唯見諸法空相，處處無著，名為害母。

云：如何是出佛身血？

師云：爾向清淨法界中，無一念心生解，便處處黑暗，是出佛身血。

云：如何是破和合僧？

師云：爾一念心，正達煩惱、結使，如空無所依，是破和合僧。

云：如何是焚燒經像？

師云：見因緣空、心空、法空，一念決定斷，迥然無事，便是焚燒經像。

大德！若如是達得，免被他凡聖名礙。爾一念心，祇向空拳指上生寔解，根境法中虛捏怪，自輕而退屈言：我是凡夫、他是聖人。

禿屢生！有甚死急，披他師子皮，卻作野干鳴？大丈夫漢不作丈夫氣息，自家屋裏物不肯信，祇麼向外覓！上他古人閑名句，倚陰博陽，不能特達，逢境便緣，逢塵便執，觸處惑起，自無准定。

道流！莫取山僧說處，何故？說無憑據，一期間圖畫虛空，如彩畫像等喻。

道流！莫將佛為究竟，我見猶如廁孔；菩薩、羅漢盡是枷鎖，縛人底物。所以文殊仗劍殺於瞿曇，鴛掘持刀害於釋氏。

道流！無佛可得，乃至三乘、五性、圓頓教跡，皆是一期藥病相治，並無實法，設有皆是相似，表顯路布，文字差排，且如是說。

道流！有一般禿子，便向裏許著功，擬求出世之法，錯了也。若人求佛，是人失佛，若人求道，是人失道，若人求祖，是人失祖。

大德莫錯！我且不取爾解經論，我亦不取爾國王大臣，我亦不取爾辯似懸河，我亦不取爾聰明智慧，唯要爾真正見解。

道流！設解得百本經論，不如一箇無事底阿師。爾解得，即輕蔑他人，勝負修羅，人我無明，長地獄業，如善星比丘，解十二分教，生身陷地獄，大地不容，不如無事休歇去，飢來喫飯，睡來合眼。愚人笑我，智乃知焉。

道流！莫向文字中求，心動疲勞，吸冷氣無益，不如一念緣起無生，超出三乘，權學菩薩。

大德！莫因循過日，山僧往日未有見處時，黑漫漫地，光陰不可空過，腹熱心忙，奔波訪道，後還得力，始到今日，共道流如是話度。勸諸道流，莫為衣食，看世界易過，善知識難遇，如優曇花時一現耳。

爾諸方聞道：有箇臨濟老漢出來，便擬問難，教語不得。

被山僧全體作用，學人空開得眼，口總動不得，懵然不知以何答我！

我向伊道：龍象蹴踏，非驢所堪。爾諸處祇指胸點肋，道：我解禪解道。三箇兩箇到這裏不奈何！

咄哉！爾將這箇身心，到處簸兩片皮，誑諱閭閻，喫鐵棒有日在。非出家兒，盡向阿修羅界攝。

夫如至理之道，非諍論而求激揚，鏗鏘以摧外道，至於佛祖相承，更無別意；設有言教，落在化儀三乘五性、人天因果，如圓頓之教，又且不然，童子善財皆不求過。

大德！莫錯用心！如大海不停死屍，祇麼擔卻，擬天下走，自起見障以礙於心，日上無雲，麗天普照，眼中無翳，空裏無花。

道流！爾欲得如法，但莫生疑，展則彌綸法界，收則絲髮不立，歷歷孤明，未曾欠少。眼不見耳不聞，喚作什麼物？古人云：說似一物則不中，爾但自家看，更有什麼？說亦無盡，各自著力，珍重！

勘辨

◎黃蘗因入廚次，問飯頭：作什麼？

飯頭云：揀眾僧米。

黃蘗云：一日喫多少？

飯頭云：二石五。

黃蘗云：莫太多麼？

飯頭云：猶恐少在。

黃蘗便打。

飯頭卻舉似師。

師云：我為汝勘這老漢。

纔到侍立次，黃蘗舉前話。

師云：飯頭不會，請和尚代一轉語。

師便問：莫太多麼？

黃蘗云：何不道來日更喫一頓？

師云：說什麼來日，即今便喫。道了便掌。

黃蘗云：這風顛漢，又來這裏捋虎鬚。

師便喝出去。

○後為山問仰山：此二尊宿意作麼生？

仰山云：和尚作麼生？

為山云：養子方知父慈。

仰山云：不然。

為山云：子又作麼生？

仰山云：大似勾賊破家。

◎師問僧：什麼處來？

僧便喝，師便揖坐。僧擬議，師便打。

師見僧來便豎起拂子。僧禮拜，師便打。

又見僧來，亦豎起拂子，僧不顧，師亦打。

◎師一日同普化赴施主家齋次。

師問：毛吞巨海芥納須彌，為是神通妙用，本體如然？

普化踏倒飯床。

師云：太羸生。

普化云：這裏是什麼所在！說羸說細？

師來日又同普化赴齋，問：今日供養何似昨日？

普化依前踏倒飯床。

師云：得即得，太羸生。

普化云：瞎漢！佛法說什麼羸細？

師乃吐舌。

◎師一日與河陽木塔長老，同在僧堂地爐內坐，因說：普化每日在街市掣風掣顛，知他是凡是聖？

言猶未了，普化入來。

師便問：汝是凡是聖？

普化云：汝且道，我是凡是聖？

師便喝。

普化以手指云：河陽新婦子，木塔老婆禪，臨濟小廝兒，卻具一隻眼。

師云：這賊。

普化云：賊！賊。便出去。

◎一日普化在僧堂前喫生菜，師見云：大似一頭驢。

普化便作驢鳴。

師云：這賊。

普化云：賊！賊。便出去。

◎因普化常於街市搖鈴云：明頭來明頭打，暗頭來暗頭打，四方八面

來旋風打，虛空來連架打。

師令侍者去，纔見如是道便把住云：總不與麼來時如何？

普化托開云：來日大悲院裏有齋。

侍者回舉似師。

師云：我從來疑著這漢。

◎有一老宿參師，未曾人事便問：禮拜即是，不禮拜即是。

師便喝，老宿便禮拜。

師云：好箇草賊。

老宿云：賊！賊。便出去。

師云：莫道無事好。

首座侍立次。

師云：還有過也無？

首座云：有。

師云：賓家有過，主家有過？

首座云：二俱有過。

師云：過在什麼處？

首座便出去。

師云：莫道無事好。

○後有僧舉似南泉。

南泉云：官馬相踏。

◎師因入軍營赴齋，門首見員僚。

師指露柱問：是凡是聖？

員僚無語。

師打露柱云：直饒道得，也祇是箇木橛。

便人去。

◎師問院主：什麼處來？

主云：州中糶黃米去來。

師云：糶得盡麼？

主云：糶得盡。

師以杖面前畫一畫云：還糶得這箇麼？

主便喝，師便打。

典座至，師舉前語。
典座云：院主不會和尚意。
師云：爾作麼生？
典座便禮拜，師亦打。

◎有座主來相看次，師問座主：講何經說？
主云：某甲荒虛，粗習百法論。
師云：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得，有一人於三乘十二分教明不得，是同是別？
主云：明得即同，明不得即別。
樂普為侍者，在師後立云：座主這裏是什麼所在，說同說別？
師回首問侍者：汝又作麼生？
侍者便喝。
師送座主，回來遂問侍者：適來是汝喝老僧？
侍者云：是！
師便打。

◎師聞第二代德山垂示云：道得也三十棒，道不得也三十棒。
師令樂普去問：道得為什麼也三十棒？待伊打汝，接住棒送一送，看他作麼生？
普到彼如教而問，德山便打。
普接住送一送，德山便歸方丈。
普回舉似師。
師云：我從來疑著這漢，雖然如是，汝還見德山麼？
普擬議，師便打。

◎王常侍一日訪師，同師於僧堂前看，乃問：這一堂僧還看經麼？
師云：不看經。
侍云：還學禪麼？
師云：不學禪。
侍云：經又不看，禪又不學，畢竟作箇什麼？
師云：總教伊成佛作祖去。
侍云：金屑雖貴，落眼成翳，又作麼生？
師云：將為爾是箇俗漢。

◎師問杏山，如何是露地白牛？

山云：咩咩。

師云：啞那。

山云：長老作麼生？

師云：這畜生。

◎師問樂普云：從上來，一人行棒一人行喝，阿那箇親？

普云：總不親。

師云：親處作麼生？

普便喝，師乃打。

◎師見僧來，展開兩手，僧無語。

師云：會麼？

云：不會。

師云：渾崙擘不開，與爾兩文錢。

◎大覺到參，師舉起拂子。

大覺敷坐具，師擲下拂子。

大覺收坐具入僧堂，眾僧云：這僧莫是和尚親故，不禮拜又不喫棒？

師聞令喚覺，覺出。

師云：大眾道，汝未參長老。

覺云：不審。便自歸眾。

◎趙州行腳時參師，遇師洗腳次，州便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

師云：恰值老僧洗腳。

州近前作聽勢。

師云：更要第二杓惡水潑在。

州便下去。

◎有定上座到參，問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
師下繩床，擒住與一掌，便托開。定佇立。

傍僧云：定上座何不禮拜？

定方禮拜，忽然大悟。

◎麻谷到參，敷坐具問：十二面觀音，阿那面正？
師下繩床，一手收坐具，一手擲麻谷云：十二面觀音，向什麼處去也？
麻谷轉身，擬坐繩床。
師拈拄杖打，麻谷接卻相捉入方丈。

◎師問僧：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，有時一喝如踞地金毛師子，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，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，汝作麼生會？
僧擬議，師便喝。
師問一尼：善來、惡來？
尼便喝。
師拈棒云：更道！更道！
尼又喝，師便打。

◎龍牙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
師云：與我過禪板來。
牙便過禪板與師，師接得便打。
牙云：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。
牙後到翠微問：如何是祖師西來意？
微云：與我過蒲團來。
牙便過蒲團與翠微，翠微接得便打。
牙云：打即任打，要且無祖師意。
牙住院後，有僧入室請益云：和尚行腳時參二尊宿因緣，還肯他也無？
牙云：肯即深肯，要且無祖師意。

◎徑山有五百眾，少人參請。
黃蘗令師到徑山，乃謂師曰：汝到彼作麼生？
師云：某甲到彼自有方便。
師到徑山，裝腰上法堂見徑山。
徑山方舉頭，師便喝。
徑山擬開口，師拂袖便行。
尋有僧問徑山：這僧適來有什麼言句，便喝和尚。
徑山云：這僧從黃蘗會裏來，爾要知麼？且問取他。
徑山五百眾太半分散。

◎普化一日於街市中，就人乞直裰，人皆與之，普化俱不要。
師令院主買棺一具，普化歸來。
師云：我與汝做得箇直裰了也。
普化便自擔去，繞街市叫云：臨濟與我做直裰了也，我往東門遷化去。
市人競隨看之。
普化云：我今日未，來日往南門遷化去。
如是三日，人皆不信。
至第四日無人隨看，獨出城外，自入棺內，倩路行人釘之。
即時傳布，市人競往開棺，乃見全身脫去。
祇聞空中鈴響隱隱而去。

行錄

◎師初在黃蘗會下，行業純一。
首座乃歎曰：雖是後生與眾有異，遂問：上座在此多少時？
師云：三年。
首座云：曾參問也無？
師云：不曾參問，不知問箇什麼？
首座云：汝何不去問堂頭和尚如何是佛法大意？
師便去問。聲未絕，黃蘗便打。
師下來，首座云：問話作麼生？
師云：某甲問聲未絕，和尚便打，某甲不會。
首座云：但更去問。
師又去問，黃蘗又打。
如是三度發問三度被打。
師來白首座云：幸蒙慈悲，令某甲問訊和尚，三度發問三度被打，自恨障緣，不領深旨，今且辭去。
首座云：汝若去時，須辭和尚去。
師禮拜退。
首座先到和尚處云：問話底後生，甚是如法，若來辭時，方便接他，向後穿鑿成一株大樹，與天下人作蔭涼去在。
師去辭黃蘗。
蘗云：不得往別處去，汝向高安灘頭大愚處去，必為汝說。

師到大愚，大愚問：什麼處來？

師云：黃蘗處來。

大愚云：黃蘗有何言句？

師云：某甲三度問佛法大意，三度被打，不知某甲有過無過？

大愚云：黃蘗與麼老婆，為汝得徹困，更來這裏問有過無過？

師於言下大悟云：元來黃蘗佛法無多子。

大愚擲住云：這尿床鬼子，適來道有過無過，如今卻道黃蘗佛法無多子，爾見箇什麼道理？速道！速道！

師於大愚脅下築三拳。

大愚托開云：汝師黃蘗，非于我事。

師辭大愚，卻回黃蘗。

黃蘗見來便問：這漢來來去去，有什麼了期？

師云：祇為老婆心切，便人事了。

侍立，黃蘗問：什麼處去來？

師云：昨奉慈旨，令參大愚去來。

黃蘗云：大愚有何言句？

師遂舉前話，黃蘗云：作麼生得這漢來，待痛與一頓。

師云：說什麼待來？即今便喫！隨後便掌。

黃蘗云：這風顛漢，卻來這裏捋虎鬚。

師便喝。

黃蘗云：侍者引這風顛漢參堂去。

○後為山舉此話問仰山：臨濟當時得大愚力？得黃蘗力？

仰山云：非但騎虎頭，亦解把虎尾。

◎師栽松次，黃蘗問：深山裏栽許多作什麼？

師云：一與山門作境致，二與後人作標榜。道了將鑿頭打地三下。

黃蘗云：雖然如是，子已喫吾三十棒了也。

師又以鑿頭打地三下，作噓噓聲。

黃蘗云：吾宗到汝大興於世。

○後為山舉此語問仰山：黃蘗當時祇囑臨濟一人，更有人在？

仰山云：有，祇是年代深遠，不欲舉似和尚。

為山云：雖然如是，吾亦要知，汝但舉看。

仰山云：一人指南吳越令行，遇大風即止（讖風穴和尚也）。

◎師侍立德山次，山云：今日困。

師云：這老漢寐語作什麼？

山便打，師掀倒繩床。

山便休。

◎師普請鋤地次，見黃蘗來，柱鑊而立。

黃蘗云：這漢困那。

師云：鑊也未舉，困箇什麼。

黃蘗便打，師接住棒，一送送倒。

黃蘗喚：維那！維那！扶起我。

維那近前扶云：和尚爭容得這風顛漢無禮。

黃蘗纔起便打維那。

師鑊地云：諸方火葬，我這裏一時活埋。

○後為山問仰山：：黃蘗打維那意作麼生？

仰山云：正賊走卻，邏蹤人喫棒。

◎師一日在僧堂前坐，見黃蘗來，便閉卻目。

黃蘗乃作怖勢，便歸方丈。

師隨至方丈禮謝。

首座在黃蘗處侍立，黃蘗云：此僧雖是後生，卻知有此事。

首座云：老和尚腳跟不點地，卻證據箇後生。

黃蘗自於口上打一擱。

首座云：知即得。

◎師在堂中睡，黃蘗下來見，以柱杖打板頭一下。

師舉頭見是黃蘗卻睡。

黃蘗又打板頭一下，卻往上問，見首座坐禪乃云：下間後生卻坐禪，

汝這裏妄想作什麼？

首座云：這老漢作什麼？

黃蘗打板頭一下，便出去。

○後為山問仰山：黃蘗入僧堂意作麼生？

仰山云：兩彩一賽。

◎一日普請次，師在後行。

黃蘗回頭見師空手乃問：鑊頭在什麼處？

師云：有一人將去了也。

黃蘗云：近前來，共汝商量箇事。

師便近前。

黃蘗豎起鑊頭云：祇這箇，天下人拈掇不起。

師就手掣得，豎起云：為什麼卻在某甲手裏？

黃蘗云：今日大有人普請。

便歸院。

○後為山問仰山：鑊頭在黃蘗手裏，為什麼卻被臨濟奪卻？

仰山云：賊是小人，智過君子。

◎師為黃蘗馳書去為山。

時仰山作知客，接得書便問：這箇是黃蘗底，那箇是專使底？

師便掌。

仰山約住云：老兄知是般事便休，同去見為山。

為山便問：黃蘗師兄多少眾？

師云：七百眾。

為山云：什麼人為導首？

師云：適來已達書了也。

師卻問為山：和尚此間多少眾？

為山云：一千五百眾。

師云：太多生。

為山云：黃蘗師兄亦不少。

師辭為山。

仰山送出云：汝向後北去，有箇住處。

師云：豈有與麼事？

仰山云：但去已後有一人佐輔老兄在，此人祇是有頭無尾，有始無終。

○師後到鎮州，普化已在彼中。

師出世，普化佐贊於師，師住未久，普化全身脫去。

◎師因半夏上黃蘗，見和尚看經。

師云：我將謂是箇人，元來是暗黑豆老和尚。

住數日乃辭去。

黃蘗云：汝破夏來，不終夏去。

師云：某甲暫來禮拜和尚。

黃蘗遂打趁令去，師行數里，疑此事，卻回終夏。

師一日辭黃蘗，蘗問：什麼處去？

師云：不是河南，便歸河北。

黃蘗便打，師約住與一掌。

黃蘗大笑，乃喚侍者，將百丈先師禪板机案來。

師云：侍者將火來。

黃蘗云：雖然如是，汝但將去，已後坐卻天下人舌頭去在。

○後瀋山問仰山：臨濟莫辜負他黃蘗也無？

仰山云：不然。

瀋山云：子又作麼生？

仰山云：知恩方解報恩。

瀋山云：從上古人還有相似底也無？

仰山云：有，祇是年代深遠，不欲舉似和尚。

瀋山云：雖然如是，吾亦要知，子但舉看。

仰山云：祇如楞嚴會上，阿難讚佛云：將此深心奉塵刹，是則名為報佛恩，豈不是報恩之事？

瀋山云：如是！如是！見與師齊減師半德，見過於師方堪傳授。

◎師到達磨塔頭，塔主云：長老先禮佛？先禮祖？

師云：佛、祖俱不禮。

塔主云：佛、祖與長老，是什麼冤家？

師便拂袖而出。

◎師行腳時到龍光，光上堂。

師出問云：不展鋒銳，如何得勝？

光據坐。

師云：大善知識豈無方便？

光瞪目云：嘎。

師以手指云：這老漢今日敗闕也。

◎到三峰，平和尚問曰：什麼處來？

師云：黃蘗來。

平云：黃蘗有何言句？

師云：金牛昨夜遭塗炭，直至如今不見蹤。

平云：金風吹玉管，那箇是知音？

師云：直透萬重關，不住清霄內。

平云：子這一問太高生。

師云：龍生金鳳子，衝破碧琉璃。

平云：且坐喫茶，又問：近離甚處？

師云：龍光。

平云：龍光近日如何？

師便出去。

◎到大慈，慈在方丈內坐。

師問：端居丈室時如何？

慈云：寒松一色千年別，野老拈花萬國春。

師云：今古永超圓智體，三山鎖斷萬重關。

慈便喝，師亦喝。

慈云：作麼。

師拂袖便出。

◎到襄州華嚴，嚴倚柱杖作睡勢。

師云：老和尚瞌睡作麼？

嚴云：作家禪客宛爾不同。

師云：侍者點茶來與和尚喫。

嚴乃喚維那：第三位安排這上座。

◎到翠峰，峰問：甚處來？

師云：黃蘗來。

峰云：黃蘗有何言句指示於人？

師云：黃蘗無言句。

峰云：為什麼無？

師云：設有亦無舉處。

峰云：但舉看。

師云：一箭過西天。

◎到象田，師問：不凡不聖，請師速道。

田云：老僧祇與麼？
師便喝云：許多禿子在這裏覓什麼碗？

◎到明化，化問：來來去去作什麼？
師云：祇徒踏破草鞋。
化云：畢竟作麼生？
師云：老漢話頭也不識。

◎往鳳林，路逢一婆，婆問：甚處去？
師云：鳳林去。
婆云：恰值鳳林不在。
師云：甚處去？
婆便行。
師乃喚婆，婆回頭，師便打。

◎到鳳林，林問：有事相借問得麼？
師云：何得剝肉作瘡？
林云：海月澄無影，遊魚獨自迷。
師云：海月既無影，遊魚何得迷？
鳳林云：觀風知浪起，翫水野帆飄。
師云：孤輪獨照江山靜，自笑一聲天地驚。
林云：任將三寸輝天地，一句臨機試道看。
師云：路逢劍客須呈劍，不是詩人莫獻詩。
鳳林便休，師乃有頌：
大道絕同，任向西東，石火莫及，電光罔通。
○為山問仰山：石火莫及電光罔通，從上諸聖將什麼為人？
仰山云：和尚意作麼生？
為山云：但有言說都無寔義。
仰山云：不然。
為山云：子又作麼生？
仰山云：官不容針，私通車馬。

◎到金牛，牛見師來，橫按柱杖當門踞坐。
師以手敲柱杖三下，卻歸堂中第一位坐。

牛下來見乃問：夫賓主相見各具威儀，上座從何而來，太無禮生？

師云：老和尚道什麼？

牛擬開口。

師便打，牛作倒勢，師又打。

牛云：今日不著便。

○瀉山問仰山：此二尊宿還有勝負也無？

仰山云：勝即總勝，負即總負。

◎師臨遷化時，據坐云：吾滅後不得滅卻吾正法眼藏。

三聖出云：爭敢滅卻和尚正法眼藏？

師云：已後有人問爾，向他道什麼？

三聖便喝。

師云：誰知吾正法眼藏，向這瞎驢邊滅卻！

言訖，端然示寂。

◎師諱義玄，曹州南華人也，俗姓邢氏。

幼而穎異，長以孝聞，及落髮受具，居於講肆，精究毘尼，博蹟經論，俄而歎曰：此濟世之醫方也，非教外別傳之旨。

即更衣游方，首參黃蘗，次謁大愚，其機緣語句載于行錄。

既受黃蘗印可，尋抵河北鎮州城東南隅，臨滹沱河側小院住持。其臨濟因地得名。

時普化先在彼，佯狂混眾，聖凡莫測，師至即佐之。師正旺化，普化全身脫去，乃符仰山小釋迦之懸記也。

適丁兵革，師即棄去。

太尉默君和於城中捨宅為寺，亦以臨濟為額，迎師居焉。

後拂衣南邁至河府。府主王常侍，延以師禮，住未幾即來大名府興化寺居于東堂。

師無疾，忽一日攝衣據坐，與三聖問答畢，寂然而逝。

時唐咸通八年丁亥孟陬月十日也。

門人以師全身建塔于大名府西北隅，敕謚**慧照**禪師，塔號澄靈。

合掌稽首，記師大略。

住鎮州**保壽**嗣法小師**延沼**謹書。

鎮州臨濟**慧照**禪師語錄終

住大名府**興化**嗣法小師**存獎**校勘。

永享九年八月十五日板在法性寺東經所

註：

祇，讀作「知」時，意義=只。

祇，讀作「其」。



《內觀雜誌》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北市誌字第 313 號

1995 年 10 月 1 日創刊

發行人：李雪卿

編輯：內觀雜誌編輯組

宗旨：弘揚佛法的義理和介紹內觀法門

聯絡：320 中壢市郵政信箱 9-110

網站：www.insights.org.tw

<http://140.115.120.165/forest/>

